国内外现存明版《道藏》状况调查

文 | 于文涛

DOI:10.19420/j.cnki.10069593.2017.01.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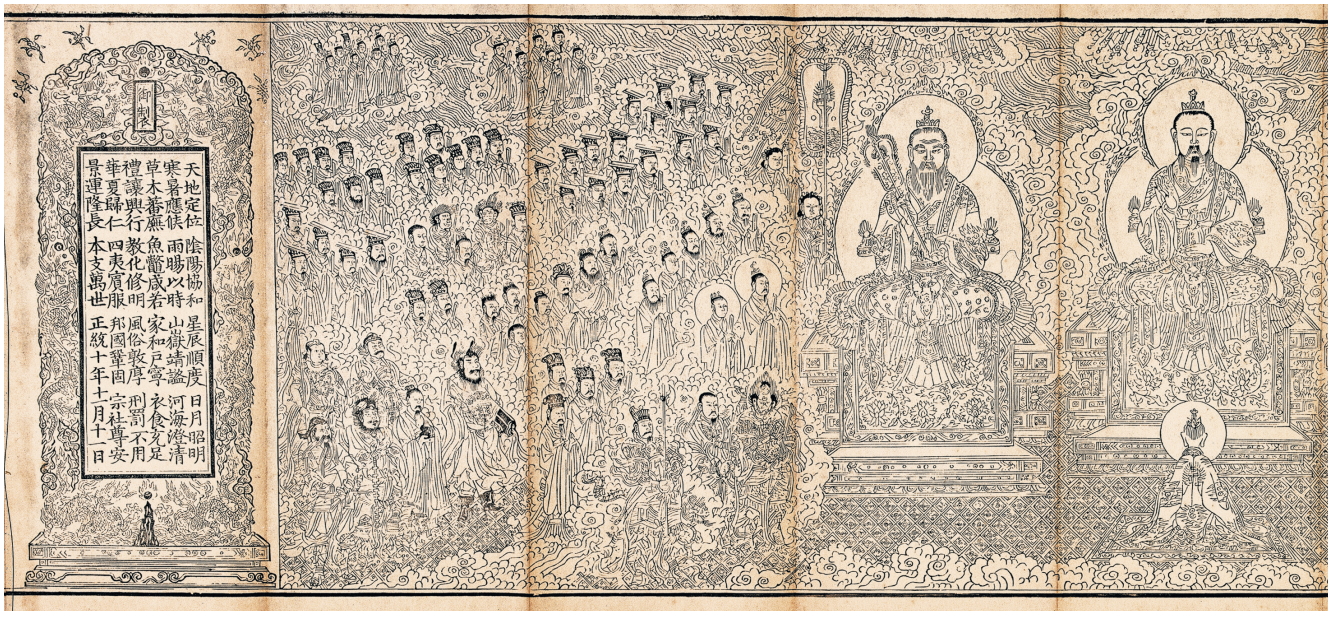
北京白云观藏两种明版《道藏》之比较

明《道藏》分为《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两部分。明成祖朱棣令正一派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编修《道藏》，直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始行刻版，次年刊印。共五千三百零五卷，四百八十函，按三洞四辅十二类排列，以《千字文》为函目，自“天”字号至“英”字号，史称《正统道藏》。明世宗于嘉靖三年（1524）令人重新修订，此后多次重印。万历三十五年（1617），正一派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万历皇帝之命编纂《万历续道藏》，收录前书未收或者《正统道藏》编辑完成后新形成的道书，共一百八十卷，亦以《千字文》为函目，自“杜”字至“缨”字，名为《万历续道藏》[1]。

目前世界范围内收藏有《道藏》的单位有很多。《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收藏《道藏》的机构有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三家[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总目》均著录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南阳市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五家机构[3]。但依笔者所见，以上诸书对《道藏》馆藏著录并不完整。笔者依据实际观察并结合相关资料将国内外各大藏书机构的《道藏》馆藏及各馆藏具体情况列举如下[4]：

1.国家图书馆藏本：原藏北京白云观，正统十二年（1447）明英宗颁赐，1950年移交北京图书馆保存。本版《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皆存，《正统道藏》存四千五百五十二册，《万历续道藏》存一百八十四册，少部分为清代补修。《中国古籍善本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道德真经集义》　明代正统十年（1445）　《道藏》刊本　北京白云观藏

书目》虽标国图本为全帙，但实际已不完整，如《正统道藏》即少《墨子》《子华子》等数种未补。国图另藏有非白云观旧藏的零本，包括两套，一套是傅增湘旧藏，现存国图古籍馆，根据函套上的傅增湘题识，民国二十年（1931）北平图书馆新馆建成，傅增湘为表祝贺，特捐《道藏》残本六册，即此残本。包括《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西川青羊宫碑铭》四种六册，每册均矜傅增湘之藏书印[5]。另一套开本大小与以上两套不同，每函末卷尾页附一护法神图，护法神图右侧有龙牌，牌内有“大明万历戊戌年（二十六年）七月吉日奉旨印造施行”字样。这套残本所存六种子书一个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其所保留的多处傅山和卢文弨的批校。这套国图残本中每卷均有卢文弨之校书印及其校改文字，其中《墨子》有“卢文弨”“弓父手校”两方印。而其他五种书均矜“武林卢文弨手校”和“卤城范氏贞如藏书”二印[6]。

2. 上海图书馆藏本：原藏上海白云观，为同治五年（1866）重修本。光绪十六年（1891）颁赐上海白云观。已知非完帙，存卷不详。

3. 故宫博物院藏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其《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皆存。故宫藏《正统道藏》，存五千一百三十二卷，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4996，而《万历续道藏》未见申报，不知是皆归入《正统道藏》名下还是尚未申报[7]。

4. 青岛市博物馆藏本：万历二十七年（1599）神宗御赐崂山太清宫，只存《正统道藏》，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重印本。1966年为防止造反派破坏，遂转存青岛市博物馆，保存至今。今存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1990[8]。

5. 泰安市博物馆藏本：原存泰安岱庙，为神宗万历二十七年（1599）御赐，存《正统道藏》，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重印本（《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著录为万历二十八印制，当误）。每函末卷尾页附一（武士像）护法神图，其右侧有龙牌，牌内有“大明万历戊戌年七月吉日奉旨印造施行”字样。今止存一千三百六十卷，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1989[9]。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6. 四川省图书馆藏本：包括正续《道藏》，存三千二百零九册，三千三百五十三卷。此本另有万历二十七年护敕一卷，为万历二十七年（1599）神宗颁云台观《道藏》之圣旨[10]。据《道藏源流考》中转述青城山道士易心莹的调查结果，云台观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和四十四年（1616）两次所颁《道藏》，万历二十七年（1599）所颁《道藏》因云台观火灾，损失颇大，后被成都梓潼宫取去，民国后转存存古学堂，而后归四川大学图书馆。万历四十四年（1616）所颁《道藏》中《正统道藏》部分存三千两百余卷，《续道藏》数量不明[11]。另据三台县文管所左启论文《〈万历四十四年敕谕〉与三台云台观所存〈道大藏经〉》，民国时，四川省三台县云台观《道藏》仅存一千三百余卷，“文革”中移交四川省图书馆。上述左启文、易心莹调查情况和川图古籍目录三者记载差异较大，未知孰是[12]。日本学者横手裕认为，川图藏本可能为云台观两部《道藏》的合藏[13]。



北京白云观藏明万历颁赐《道藏》内页

7. 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本：正续《道藏》皆存，存两千六百六十九册，据易心莹调查此为三台县云台观旧藏。日本学者横手裕认为，川大藏本可能为清代重印本，非易心莹所言明印本[14]。

8. 南阳市图书馆藏本：南阳玄妙观因在抵御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攻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于是同治皇帝于同治六年（1867）颁赐《道藏》一部以示奖赏。此本正续《道藏》均有，原为全帙，南阳解放后，因未能合理保护，未及整理略有损失，现存五千两百十三卷。该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4997、04998。此本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重修本，原藏于明珠之子揆叙（曾任工部侍郎、礼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处，揆叙因参与康熙朝末年的储位之争，为皇八子允禩之党，故为雍正所恨，雍正继位追夺其官，这套《道藏》由此没入内府，于同治六年转赐玄妙观[15]。

9. 山西省图书馆藏本：山西省图书馆藏本，来源不详。今存四千两百三十二册，四千两百五十卷，其中《正统道藏》四千零七十九册，《万历续道藏》存一百五十三册[16]。而《山西省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仅著录“四千两百三十二册，明正统十年内府刻本”，数量虽一致，但年代未包含《万历续道藏》，应为著录错误。山西省图书馆藏本《道藏》中“阳”字涵《周易图》卷上卷端下矜“黄少斋家珍藏”“五福堂收藏明版善本书”印，均为山西藏书家黄国梁之藏书印[17]。另张鲁君博士在其博士论文《〈道藏〉人物图像研究》中，也曾利用山西省图书馆藏本，但称其为“清版《道藏》”，不知张鲁君博士有何依据，文中未提[18]。

10. 山西博物院藏本：数量不明，该本曾于香港展出“人”字函，该函末卷尾页附一护法神图，护法神图右侧有龙牌，牌内有“大明万历戊戌年（即万历二十六年）七月吉日奉旨印造施行”字样。从图册展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示的情况看，山西博物院藏本应有残缺，该函第八册明显为后代修补所成，其签为手写而非印制，开本封面均与其他不同。此本不见于任何古籍著录[19]。

11.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存二十六种三十一册，陕西师范大学所藏正续《道藏》皆存若干[20]。

12.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存《淮南鸿烈解》残本二十一卷十九册（原二十八卷，存卷一至八，十至十一，十三至二十三）。原装函套已遗失，该馆另做新函套，重新装为四函。现存各卷内均矜“上海图书馆藏”“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朱文印，其中卷一另有“上海图书馆归还图书章”朱文印，可知此书曾由上海图书馆收藏，后归于复旦大学，原因不详。原每函末卷尾页无万历二十六年牌记[21]。

13.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存《墨子》《鬼谷子》《鹖冠子》《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周易参同契发挥》《道德真经集义》共六种三十一册[22]。

14.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存《道门定制》《七真年谱》《道藏阙经目录》等共三种十三册[23]。

15. 首都图书馆藏本：存《三天易髓》一册，卷尾缺页，矜“晓玲藏书”朱文印，吴晓玲旧藏，后捐赠首都图书馆[24]。

16.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本：存《仙传外科秘方》一种六册（造一至六），无万历二十六年牌记[25]。

17. 北京白云观藏本：北京白云观除去上文已经提及的转与国图的一套道藏，另有正统初刻本和万历重印本，但似已不全，合计存三千余卷[26]。

18. 崇善寺藏本：每册封面为黄绫复面，封面上有蓝绫黑框书签取中粘于封面中上方，与山西博物院藏本同，具体尺寸、数量均不知。崇善寺此藏不见于记载，《太原崇善寺文物图录》仅收录了佛教典籍而未提《道藏》。目前关于该本的最早被提及见于宿白 1947 年发表的《八年来日人在华北诸省所作考古工作记略》，而参与调查的日方当事人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记载与此不完全相同[27]。

19.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上清灵宝大法》（存二册）、《宗玄先生文集》（存三册）两种五册[28]。

20.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有两套不完整的《道藏》，具体数量不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分别为chinois9546、9547。从已经公开的《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之四十》（《道藏》千字文编号“白十”，是“白”字函末卷，法图编号hinois9546—504—40）看，chinois9546这一套并无万历二十六年牌记。《西方道教编年史》称其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印本，不知何据[29]。

21. 日本宫内厅藏本：（简称“宫内厅本”）日本人毛利高标旧藏(毛利高标为九州佐伯藩第八代藩主，家藏图书八万余卷，均为海运舶来大陆汉籍[30])，存四千一百十五卷，其中配补有少量抄本，抄本有刻本所没有的万历二十六年牌记。《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认为此本为万历刻本，这是继承自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的观点[31]。柳存仁先生对此进行了纠正，认为此当为正统原刻，该本存在很多字迹模糊和少量剜改处，可知该本非正统十年（1445）初印，当为正统十年之后重印本[32]。

22. 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存十六种四十五册共计四十七卷。其中《太上三十六部尊经》和《修真十书》两种十四册 1916 年购自京都汇文堂书店，剩余《无上三天玉堂大法》《真仙秘传火候法》《道法会元》等十四种三十一册均于同年购自竹苞楼。京大藏本所存十六种书，并非全帙，多有残缺。从其装帧情况看，京大藏本诸书并非一套或一次印刷而成[33]。

23.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存九十八种一百五十八册。东大藏本均为《正统道藏》部分，其每函末卷尾页均存万历二十六年（1598）牌记，应为万历重印本[34]。

24. 大谷大学图书馆藏本：情况不详，已知存《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一册[35]。

以上就是笔者调查发现的国内外藏有明版《道藏》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二十二家机构。在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虽然都是明版《道藏》，但是各个藏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如上文提及的青岛博物馆、泰安博物馆、四川省图书馆和山西博物院藏本均有万历二十六年牌记。而其他馆藏并无万历二十六年牌记。还有不同版本的《三清讲经图》细节也是不同的。[36] 笔者以为，如果综合对比国内外馆藏《道藏》各本的牌记、封面、文字、版式等情况，再进一步建立各本的时间对应关系，这对于了解和考证明代《道藏》刊印、流传等问题将会有极大帮助。而且如上文提及的傅山和卢文弨的批校和题跋，对于学术史研究亦有相当意义。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研究生。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殊方异俗外来风：全球史视野下中古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互动”（16LSA003）、北京市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培养经费资助项目“全球史研究的一个视角：外来习俗与唐代社会”、科研基地建设——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协同创新中心（2001协同创新中心）资助成果之一。]

注：

1.关于《正统道藏》编纂时间的问题，虞万里有新的观点,见虞万里：《正统道藏编纂刊刻年代新考》，虞万里，《榆坊斋学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97-842页。
2.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90页。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28、1428页；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70、2396页。
4.前人对此也有总结，陈国符总结历史上的道藏颁发及其流传情况，但其论述偏重历史上的分布情况，对于现存状况着墨不多，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91-203页。王洪玲、张藜等人总结较全，见王红玲、张藜：《青岛市博物馆馆藏明代万历〈道藏〉再探》，《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2-13页。但是这个总结仍不令人满意，问题颇多。
5.该零本著录见国家图书馆Web Opac：http://opac.nlc.cn/ 傅增湘与北图关系极为密切，此事亦载于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57页；向辉：《藏园书魂永不散——傅增湘先生与国家图书馆及馆藏善本书之渊源考略》，《版本目录学研究》，2013年，第407-421页。所捐图书载于傅氏《双鉴楼善本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28），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60页。
6.“卢文弨”“弓父手校”两方印为卢文弨印无疑。“卤城范氏贞如藏书”藏书印为范茂松之藏书印，资料见薛愈：《山西藏书家传略》，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2-164页。
7.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七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8.王红玲、张藜：《青岛市博物馆馆藏明万历〈道藏〉再探》，《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16页。青岛市博物馆藏本书影见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七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56页。
9.范恩均：《泰山岱庙藏明万历圣旨及〈道藏〉考》，《中国道教》，2003年，第1期，第41-42页。书影见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七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10.四川省图书馆编：《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古籍目录》第六册，1958年，第175页。川图藏本书影及护敕见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一批四川省珍贵古籍名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78页。
11.易心莹言，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01页。
12.左启：《〈万历四十四年敕谕〉与三台云台观所存〈道大藏经〉》，《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26-28页。
13.（日）横手 裕，宮内庁本陵部所蔵道蔵を中心とする明版道蔵の研究（未刊），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補助金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課題番号23320008），平成26年10月，第150页。
14.陈力：《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3-46页。书影见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一批四川省珍贵古籍名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76页。日本学者研究成果见（日）横手 裕，宮内庁本陵部所蔵道蔵を中心とする明版道蔵の研究（未刊），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補助金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課題番号23320008），平成26年10月，第150页。
15.刘迅：《南阳玄妙观〈道藏〉源流及宛图阅藏记略》，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通讯》第二十九期，2013 年 3 月，第 1 - 5 页。书影见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七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第 148、149 页。

16 . 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605 页；山西省图书馆编：《山西省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33 页。《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对《道藏》的著录仅此一家，且未指出这部《道藏》的来源。关于山西省图书馆藏本的来源，据山西省图书馆 1959 年编《馆藏线装书目录》（未刊），当时并无《道藏》馆藏记录，故应为 1959 年山西省图书馆成立后所收藏。

17 . 黄国梁藏书资料见薛愈著，《山西藏书家传略》，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167 - 169 页。

18 . 张鲁君：《< 道藏 > 人物图像研究》，山东大学 2009 年博士论文，第 16 页。

19 .Lam, Susan Y. Y：《观妙观徼： 山西省馆藏道教文物》，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2003 年，第 157 页。

20 . 何炳武主编，康万强分册主编：《陕西古籍总目 ·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 年，第 355 页。

21 .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书目检索系统：http://www.library.fudan.edu.cn:8080/guji/index.htm

22 .见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0、281、354、355页。 前三种另见北京大学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1958年，第33 - 34页。

23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见清华大学图书馆编：《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24 . 首都图书馆馆藏见首都图书馆编：《首都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年，第 242 页。另见《首都图书馆藏绥中吴氏赠书目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年，第 29 页。

25 .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 http://202.96.31.78:8585/xlsworkbench/publish

26 . 董中基、张继禹：《道教全真祖庭北京白云观》，中国道教协会，1987 年，第 16 页。北京白云观与崇善寺藏本承蒙尹志华老师指示并提供部分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27 . 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水野清一等人 1940 年 12 月来到太原考察，参观崇善寺，提到了崇善寺藏有《正统道藏》，并称保存“ 极为完整 ”。事载（日）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著，孙安邦等译：《山西古迹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19 页。日比野丈夫对此行有专文发表，见日比野 丈夫，晋遊紀行， 大手前女子大学論集 26， 1992 年，第 13 - 43 页 。此事中方也有记载，事载于宿白：《八年来日人在华北诸省所作考古工作记略》，上海《大公报 · 图书副刊》1947 年 1 月 17 日，第 1 版，但时间人物记载均不同，宿文将此事系于 1939 年，并称除日比野丈夫外还有小野胜年参与，但并无水野清一，宿文所据不知来源何处。宿文还记载该藏 1940 年春被伪山西省长苏体仁运出。宿白观点为陈国符采纳，见氏著《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 192、193 页。笔者推测崇善寺本应为原元通观藏本（康熙《阳曲县志》为圆通观，道光《阳曲县志》为玄通观，乾隆《太原府志》作元通观）元通观旧藏《道藏》，乾隆《太原府志》载正统十二年敕颁《道藏》四百八十函于元通观。1940 年日军于崇善寺建立弘学院，将太原周边各个寺院经藏迁入崇善寺，现存崇善寺的《洪武南藏》和《永乐北藏》就是分别从当时太原中十方寺院和北十方院迁入。事载张纪仲、安笈编，《太原崇善寺文物图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7 页。藏于与崇善寺相聚不远元通观的《道藏》也可能于此时迁入崇善寺。

28 .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年，第 515、611 页。

29 .（法）索安，吕鹏志、陈平译：《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1 页。《无上黄箓大齋立成仪卷之四十》见法国数字图书馆 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60010215.r=9546

30 .林申清：《日本藏书印鉴》，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20—21页。关于本套《道藏》如何传入日本详见（日）横手 裕，宮内庁本陵部所蔵道蔵を中心とする明版道蔵の研究（未刊），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補助金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課題番号23320008），平成26年10月，第135 - 170页。

31 .（日）岛田翰著，杜泽逊、王晓娟点校：《古文旧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86 页。

32 .（日）宫内省图书寮：《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年，第 321 页。《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亦录此书，著录《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基本相同，应当是依据此书所录。见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787 页。柳存仁早已指出《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之误。见（澳）柳存仁：《道藏刻本之四个日期》，氏著《和风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966 页。

33 .（日）横手 裕，宮内庁本陵部所蔵道蔵を中心とする明版道蔵の研究（未刊），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補助金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課題番号 23320008），平成 26 年 10 月，第 135 - 170 页。

34 .（澳）柳存仁：《道藏刻本之四个日期》，氏著《和风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966 - 972 页。

35 . 见前引横手裕著第 150 页脚注 31。

36 . 见前引横手裕著第 151、156 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